

← (上接15版)

序》);魏以新的译本最为严谨,不仅依照“德国名著丛书版本译出,共二百一十篇”,积疑之处还承德国语言学家欧特曼教授襄助,“因其口授而完全译出”(见《译者的话》)。此外还有一篇乐群翻译的《灰姑娘》(载1935年《浙光》第一卷第一期),在标题下注明“原著德国裴立刺”,“裴立刺”想来是佩罗(Perrault)的另一种音译,却蹊跷地成了德国人,而从内容来看其来源自格林童话。恐怕是译者辗转稗贩,以讹传讹,正像赵景深所嘲讽过的“德国童话大家安徒生”一样。

魏以新的译文不仅平实晓畅,细节处理也更准确贴切。比如当继母把扁豆倒入灰堆,责令灰姑娘挑拣出来时,魏氏译作“女孩从后门出去到园里叫道:‘你们驯良的鸽子,你们斑鸠,一切天下的鸟儿,来帮我把好的拣到盆儿里,坏的吞到肚子里。’”张昌祈译为“灰姑娘有许多鸟朋友,她便跑进花园去唤道:‘我的小朋友们,来罢,你

们的朋友灰姑娘在等候你们;用你们明亮的眼睛,尖锐的嘴巴,立刻把灰里的豌豆捡起。’”不仅把扁豆换成了豌豆,其余内容也多有损益。张亦朋译作“女孩从后门出去走到园里叫道:‘良善的鸽子,和天下一切的鸟儿,都来帮我拣,把好的拣到盆里,坏的吃到肚里。’”虽然严谨了许多,但也遗漏了原作里出现过的斑鸠。另如说起王子追赶灰姑娘,魏译本作“王子用了一条计,叫人把全楼梯都涂上沥青。女孩跳下去时,左脚的拖鞋黏在上面了”。张昌祈译作“王子因为决意要找出这最美丽的姑娘的住处,所以预先吩咐侍役们在宫前的石阶上厚厚的涂上一层胶质;灰姑娘跑过时,一只跳舞鞋竟被黏住”,用“胶质”就难免有些含糊其辞。而乐群的译文则径直作“灰姑娘因为逃得太快,所以她的一只小缎鞋脱落在地上”,绝口不提王子所设的计策,丢鞋居然成了灰姑娘在仓皇失措间的意外。

当然,其余各种译本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讲到王子因误会

而将两位姐姐带回宫时,魏译本作“那两个鸽子蹲在榛树上叫道:‘汝刻底谷克,汝刻底谷克,鞋子里面有血,鞋子太小了,真新娘坐在家’”;等最终找到灰姑娘时,魏译本又作“那两个白鸽叫道:‘汝刻底谷克,汝刻底谷克,鞋子里没有血,鞋子不小,他引真新娘回家。’”反复出现的“汝刻底谷克”采取音译的方式,令读者徒费猜疑。而张亦朋将这一句译作“回过去看”,丰华瞻译为“回过头来瞧”,就明白显豁得多。魏以新在修订时也借鉴了各家译文,将这一句改为“回过头来看”,其余部分也多有润饰(见修订版《格林童话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正因为坚持不懈而精益求精,魏译本在日后才会得到读者们的普遍认可。

格林版灰姑娘在人物、情节等方面都有了不少新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增添了不少血腥的场面。在佩罗版中,姐姐们费尽力气也未能穿上那只鞋,只能徒呼奈何而就此罢手;到了格林版中,两人为了攀上高枝,却不惜自残肢体,用刀切下脚趾或脚踵。故事结束时,佩

罗版的灰姑娘以德报怨,在嫁给王子的同时,又顺带让两位贵族娶了姐姐们;格林版则以牙还牙,让两位姐姐受到严酷的惩罚,被鸽子啄瞎了眼睛。稍事覆核各种源自格林版的汉译本,不难发现有些译者会对原作情节加以删改或省略。张昌祈的译本在讲到姐姐们试穿鞋子时说:“姊姊拿了那只跳舞鞋,试了又试,总是穿不进去。轮到妹妹,她尽力拉扯,可是她的脚太大,结果也是穿不进。”简直就是移花接木,挪用了佩罗版中的情节。到了最后也只说:“王子就带着灰姑娘上马,直回宫中,从此永远在宫中快乐过活。”丝毫不提对两个姐姐有何惩处。乐群的译文尽管提到大女儿为了穿上鞋而割下大脚趾,可轮到二女儿时,就轻描淡写地说她“拿去试穿,亦是不与”。在结束时也仅称王子“预备举行一隆重热闹的婚礼,融洽相处,过他俩安乐的日子,这一场甜蜜的梦,在世间发扬光大,直到永远”,用皆大欢喜的方式来收场。张亦朋的译本虽说大体无误,但在结尾处只说

“两个坏姊妹都被白鸽啄去了眼睛”,对照一下魏以新的译文——“新夫妇到教堂去时,大的在右,小的在左,鸽子把她们的眼睛各啄去了一只。以后她们出来时,大的在左,小的在右,鸽子又把她们的眼睛各啄去了一只”——还是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这些程度不一的删略,一方面毫无疑问与各家大多根据英译本等转译有关,另一方面大概或多或少也含有译者刻意为之的因素。张昌祈译本前有顾均正的《格林故事集序》,开宗明义就指出:“在儿童文学中最流行,最适于低年生阅读的作品,应当推格林兄弟的《家庭故事集》。”张亦朋在介绍其翻译初衷时说:“《格林童话全集》是世界各国儿童都知道和欢迎的一部读物,译者现在把它选译过来,介绍给中国的小朋友,想来也是一样欢迎的。”考虑到读者都是天真烂漫的幼童,并希望借助此书起到引导教育的作用,自然不宜过分渲染暴力血腥的场面。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苏格拉底是公认的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的思想主要是由其忠实的追随者柏拉图所传达的。当然,柏拉图的这些著作也塑造了我们传统意义上对这位思想家的认知。“不管好坏,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是我们的苏格拉底。”古典文学学者迪斯卡·克莱(Diskin Clay)在《柏拉图问题》(2000年)中这样写道。

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从一位出身卑微、受教育程度低、其貌不扬的人,成为一位才华横溢、善于雄辩的哲学家,并且和一位以好辩闻名的女人赞西佩(Xanthippe)结了婚。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另一位苏格拉底的主要传记作家色诺芬(Xenophon),都出生于公元前424年,他们眼中的苏格拉底(出生于公元前469年)已是垂暮之年。为了保护自己老师的名誉,不受那些最终将他送上审判和处决的罪名“引进新神”、“毒害青年”的影响,他们极力将苏格拉底的晚年形象塑造为一个虔诚的教师、孜孜不倦的思想者,一个致力于追求真理而不近女色的人。

然而,关于苏格拉底的这幅理想化画卷并不是全部的故事,它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关于他思想起源的迹象。对此,从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古代作家那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些细节的修正:例如,苏格拉底在十几岁时与一位年长

一个世俗而多情的苏格拉底

编译/陈瑜



阿斯帕西娅与希腊哲学家

的著名哲学家阿切劳斯(Archelaus)有过亲密的关系;他有过数段婚姻,第一次是与一位名叫米尔托(Myrto)的贵族,并与她生下了两个儿子;他还与米利都斯人阿斯帕西亚(Aspasia)有过一段恋情,阿斯帕西亚是一位才智过人而有影响力的女人,后来成为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杰出代表伯里克利的妻子。

如果相信这些说法,一个迥然不同的苏格拉底就会跃然纸上:一个原本地位就很高的年轻雅典人,他在上流社会的一系列个人经历激发其开创一种新的哲学风格。但我们能相信这些后

来的作者吗?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反驳柏拉图呢?一个理由是亚里士多德可能亲自从柏拉图那里而不是他的著作中得到这些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传给他的学生;另一个理由是,在柏拉图学院呆了20年,亚里士多德可能知道柏拉图为了维护苏格拉底的声誉,选择性地排除了某些事实。比如,柏拉图没有提到苏格拉底早期的贵族妻子米尔托,可能是为了尽可能削弱以下印象,即他来自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背景,与他所在社区的高级成员有着紧密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苏格拉底被认为与在雅典掌权的反民

主贵族有联系,他才在公元前399年被审判和处决。

亚里士多德对他老师的“反叛”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思想上——在《形而上学》中他明确指出柏拉图歪曲了苏格拉底所谓的形式理论。此外,关于苏格拉底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的理解,他们也有很大的分歧:苏格拉底声称自己年轻时就有一些声音在脑中浮现,据说他会在公共场所久久伫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柏拉图接受了苏格拉底对自己声音的这种描述,称之为“神迹”,并且赞扬了这种令人敬畏的能力,使他能够连续数小

时冥想。作为医生的儿子,亚里士多德则采取了一种更为科学的看法,将苏格拉底(连同其他思想家)的这种状况诊断为“忧郁症”。最近的医学研究都同意了这一观点,认为苏格拉底的这些行为与一种称为“过氧化氢症”(catalepsy)的疾病是一致的,这可能导致早年的他在同龄人中的不合群,使得他走向不同于常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证词是一个有价值的提醒:柏拉图所提供的关于苏格拉底的描摹不应被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苏格拉底在他年轻时的某个时刻确实成为了阿斯帕西亚的伴侣,这不仅可能改变我们对苏格拉底早期生活的理解,而且可能改变我们对他的哲学思想形成的解释。他有句名言:“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但在柏拉图的研讨会上他却声称,自己知道的一件事就是爱,是从一个聪明的女人那里学到的。这个女人会不会是他曾经心爱的伴侣阿斯帕西亚?

真正的苏格拉底必然是难以捉摸的,但在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作家的陈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更接地气的苏格拉底。

(本文选译自 Armand D'Angour, "Was the real Socrates more worldly and amorous than we knew?", Aeon)